



大理素以“风花雪月”四大自然美景闻名于世。这风花雪月四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下关风、上关花、苍山雪、洱海月”。

下关风一年只吹两次。一次是从春吹到夏，一次是从秋吹到冬。受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，大都以西南风为主，以龙尾关下面的黑龙桥上风力最大。我就住在附近，冬天的早晨，跑步到黑龙桥下，明显感觉到速度提不上来，有时候甚至被风吹得倒退回来。下关风还特别有个性，往往不走寻常路。如果人向北走，下关风迎面吹来，揭走了行人头上的帽子，帽子理应落在身后，却反而落在人的面前。下关风还特别调皮，最爱往穿裙子的美女身上钻，一不小心，就有走光的风险，吓得花容失色，赶紧弯腰用双手捂住，再也不敢招摇过市。上关花是与下关风相对应的，下关风吹得凶猛，上关花也就无处可寻。好在大理有着上千年的文化史，居住在洱海周边的白族人家都养成了种花养花的习惯，这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我尤其喜欢茶花，春节前后，大理古城的茶花一大朵一大朵开在枝头，有深红的、有童子面、有粉的、也有多种颜色的。在我看来，大理的茶花，可与洛阳牡丹相媲美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来大理时，苍山上一年四季都有积雪。

最近几年随着气温升高，夏天是很难看到苍山雪了。只要到了秋天，接二连三的几场秋雨过后，苍山上便有雪了。深冬如果下雪，苍山上的雪则更加明显，如果连续下几天，苍山雪会一直延伸到山脚下，甚是壮观，于是就有了“苍山不墨千秋画”的经典诗篇。

洱海月可以说是大理四景中最美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从河南许昌当兵来到云南大理。新兵训练时，营区就在下关城区东边的天井山上，因为这地方相对偏僻，当时营区没有围墙，周边多是桉树和金银花树，荒草足有一人高，附近的村民将坟冢选在营区周边，一人高枯黄的野草将其掩藏。冬天的季风吹来，树枝发出呼呼的声响，加上枯草的沙沙声和猫头鹰的悲鸣，深夜起来站岗，感觉很发怵，虽然有钢枪在手，还是大气不敢出，浑身颤抖两眼紧盯前方。时间长了，熟悉了这里的环境，便开始东张西望。不经意地一抬头，蓦然发现，一轮圆月悬在头顶。浩瀚的苍穹之下，月亮大如圆盘，泻下一地银辉。此时我想到了我的故乡，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天空也很纯净，月亮又大又圆，冬天的夜晚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月下玩耍，我说月亮离我最近，杨占辉第一个不同意，他坚持说月亮离他才最近，“假洋鬼子”虽然结巴，涨红了脖子非要说月亮离你们都不近，离他自己最近，并且指天诅咒发誓，谁骗人死全家。此毒誓一出，我们便不再争论，只有自己清楚，月亮到底离谁最近。有一天晚上，一阵急促的哨声响起，从睡梦中惊醒，知道是班长吹了“紧急集合”号。慌乱中大家有的忘了打背包、有的没有戴帽子、有的干脆赤脚上阵。班长清点人数后，带着我们沿着窄窄的弹石路向洱海边跑。我们跑过三车队、黄瓜营，到了石屏村，接着就来到一片明晃晃的地方。那时候不知道这是洱海的水平面。班长一声令下“原地休息”，年轻的我们不顾疲惫，争相来到洱海边。只见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，微风吹过，波光粼粼，似老家房顶上的瓦，一层层地有序排列，快速地向远方飘去。月亮在波光中时隐时现，就像金花姑娘躲在水面，偶尔露一下姣洁的脸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多么静谧的夜晚，多么美好的画卷，那一晚，洱海月永驻我的心间。

中国人受古诗词影响颇深，固化了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思乡情结。但我第一次看到洱海月，便改变了这一观念，我要说，大理的洱海月，真的比我儿时的故乡月要明朗得多。